

中国少数民族生殖健康

高尔生 袁 伟 主编



中国人口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生殖健康

REPRODUCTIVE HEALTH OF CHINES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高尔生 袁伟 主编

by Gao Ersheng & Yuan Wei

中国人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少数民族生殖健康/高尔生等主编。—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

ISBN 7-80079-385-0

I. 中… II. 高… III. 生育-健康-研究-中国-少数民族
IV. R1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5045 号

中国少数民族生殖健康

高尔生 袁伟 主编

*

中国人口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 12 号 邮政编码:100081)

北京彩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0.5 字数:254 千字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500 册

ISBN 7-80079-385-0/R·100

定价:30.00 元

前 言

自从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研究特别规划署(WHO/HRP)在1988年率先提出“生殖健康”这一概念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响应和支持,它表达了人类对健康的新的渴望。1994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定义了这一概念,并被同年9月开罗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所采用。生殖健康指在生命各阶段的生殖过程与功能及系统方面的体质、精神和社会适应的完好状态,而不是没有疾病和不适。生殖健康意味着人们能够进行负责、满意和安全的性生活,具有生殖能力和决定是否、何时和多么经常进行生育的自由。它要求人们能够知道、获得和选择安全、有效、价格合理和可接受的生育调节方法,并拥有获得适当的保健服务,使他们能够安全地进行怀孕、分娩和得到一个健康婴儿的权利。

目前,国内外对生殖健康领域的研究已掀起了一个高潮,正日益深入和成熟。在我国目前的人口状况下,尽管计划生育工作仍是一项不可替代的基本国策,但不可否认的是,计划生育是生殖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生殖健康的广阔领域还覆盖了传统的计划生育工作所未涉及的许多健康问题。

由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于1988年在全国进行的千分之二生育节育抽样调查已为我国制定人口政策和开展人口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科学数据(不仅仅是计划生育,也包括了许多其他生殖健康方面的内容),但有关少数民族的分析大多集中于对所有少数民族总的概括性分析,缺少各少数民族的详细结果。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很多少数民族的人口数并不“少”,同时中国的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复杂,大部分少数民族呈有规律的地域聚集性分布,这就使得各民族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对各少数民族数据的进一步分析会给我们提供更多、更有价值的有关少数民族生殖健康状况的信息。

所以,我们特组织人力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的对全国有代表性的此次抽样调查资料的10%样本,主要对少数民族的生殖健康特点进行分析研究和探讨。由于资料内容的限制,不可能囊括生殖健康的所有内容,仅从生育率、生殖力、节育、婴儿健康等若干方面进行研究。尽管如此,它还只是少数民族生殖健康研究的起点,很多有价值的内容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在整个研究分析过程中,虽然编者和作者都尽了很大努力,但限于水平和能力,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同行和专家批评指正。

上海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

高尔生 袁 伟

1996年7月22日

目 录

第 1 章 中国少数民族生殖健康概况·····	(1)
第 2 章 中国少数民族生育率·····	(11)
1. 中国主要少数民族的平均初婚年龄分析·····	(11)
2. 中国少数民族的平均生育数分析·····	(20)
3. 中国少数民族生育模式的研究·····	(29)
4. 中国主要民族人工流产率分析·····	(39)
5. 中国少数民族生育率中间变量分析·····	(47)
第 3 章 中国少数民族节育水平及效果·····	(57)
1. 中国少数民族避孕现用率、效果及影响因素·····	(57)
2. 中国少数民族节育状况分析·····	(65)
3. 中国少数民族节育原因分析·····	(76)
4. 中国少数民族常用节育措施的停用原因及节育效果分析·····	(83)
5. 中国主要少数民族已婚育龄妇女未避孕原因分析·····	(95)
第 4 章 中国少数民族生育力·····	(104)
1. 中国主要少数民族妇女月经初潮年龄分析·····	(104)
2. 中国主要少数民族已婚妇女自然流产率分析·····	(112)
3. 中国主要民族初婚妇女不孕率分析·····	(123)
第 5 章 中国少数民族婴儿健康·····	(130)
1. 中国主要少数民族的母乳喂养分析·····	(130)
2. 中国少数民族婴儿死亡率分析·····	(142)
3. 中国主要少数民族出生性别比初探·····	(153)

第1章 中国少数民族生殖健康概况

摘要 本文利用“1988年全国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资料,对中国主要少数民族(壮族、回族、维吾尔族、彝族、苗族和满族)及汉族的生殖状况作一综合分析。平均初婚年龄以维吾尔族妇女最低,各出生队列均小于18岁;总和人工流产率也以维吾尔族最低,1988年时总和人工流产率水平仅0.26。维吾尔族妇女不同生育年龄时的自然流产率和不同年份的婴儿死亡率高于其他民族;满族不同生育年龄妇女的自然流产率及不同年份的婴儿死亡率低于其他民族。维吾尔族与回族妇女的月经初潮年龄较低。婴儿的4个月母乳喂养率以壮族为高,维吾尔族为低。与其他民族相比,维吾尔族的节育率最低(不足15%),非计划待孕在所有未避孕原因中所占比例大(29.28%),总和生育率最高。满族和汉族的节育率最高,达70%;1988年汉族和满族的总和生育率最低,仅1.88和2.18。维吾尔族妇女的不孕率最高。80年代各民族的出生性别比随胎次增加表现出上升趋势;除维吾尔族外,各民族第三胎及以上的出生性别比值明显高于正常值。历史背景、宗教信仰、地理气候、传统习俗及文化水平的不同造成了各民族生殖状况的差异。

关键词 少数民族;生殖健康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虽低,但实际人口绝对数很大,1990年有7个少数民族的人口超过500万,其中壮族人口已逾1000万^[6]。由于历史发展、宗教信仰、地理位置、风俗习惯和传统观念的差异,少数民族的发展不平衡。做好少数民族的生殖健康工作,对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素质意义重大。本文应用1988年的人口普查资料,从不同的角度对几个主要少数民族的生殖健康状况作一综合性分析。

资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资料来源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1988年在全国范围内(除台湾省)进行的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研究对象是15~57岁(出生于1930.7~1973.6)的已婚妇女。在VAX II计算机上应用SA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分析用资料是上述抽样调查的10%随机样本。从56个少数民族中选择了人口数量居前6位的壮族、回族、维吾尔族、彝族、苗族和满族进行分析,并以汉族作为对照。

本文中,有关的定义是:自然流产率是自然流产数与妊娠次数(去除人工流产)之比;节育率指的是避孕现用率,即调查结束时采用避孕方法的妇女数占有已婚育龄妇女总数之比;4个月母乳喂养率是哺乳满4个月的婴儿占有满4个月婴儿的百分比;1年母乳喂养率是哺乳满1年的婴儿占有满周岁婴儿的百分比。

结 果

一、不同出生队列妇女的月经初潮年龄

除维吾尔族外,各民族的月经初潮年龄随年份推进而下降。1960~1973年的出生队列与1930~1939年的出生队列相比,彝族妇女的月经初潮年龄下降最多,0.5岁左右。各民族中,50年代以前以维吾尔族妇女的月经初潮年龄最低,50年代以后回族妇女的月经初潮

年龄略低于维吾尔族(表 1-1)。

表 1-1 中国主要少数民族不同出生队列妇女月经初潮年龄(岁)

Table 1-1 The menarche age of Chinese major Nationalities by birth cohorts

民 族		1930~1939	1940~1949	1950~1959	1960~1973
Nationality					
壮	Zhuang	15.71	15.53	15.41	15.16
回	Hui	15.46	15.30	15.06	14.95
维吾尔	Uygur	15.03	15.17	15.10	15.16
彝	Yi	16.10	15.83	15.70	15.42
苗	Miao	15.93	15.86	15.57	15.30
满	Man	15.73	15.76	15.77	15.59

二、不同出生队列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

各民族妇女随出生年份的推进,平均初婚年龄呈上升趋势。各出生年代均以维吾尔族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最低。1930~1934 年出生的回族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也较低,彝族、苗族和壮族的平均初婚年龄较高;1955~1959 年出生的回族妇女平均初婚年龄已高于彝族。1930~1934 出生队列与 1955~1959 出生队列相比,汉族、满族和回族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推迟了 3 岁以上,维吾尔族和彝族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上升不足 1 岁(表 1-2)。

表 1-2 中国各民族不同出生队列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岁)

Table 1-2 The mean age at the first marriage of Chinese major Nationalities by birth cohorts

民 族		30~34	35~39	40~44	45~49	50~54	55~59
Nationality							
汉	Han	18.98	19.42	20.07	20.56	21.93	22.69
壮	Zhuang	20.97	21.04	21.14	21.08	22.06	22.32
回	Hui	17.74	18.04	18.76	19.35	20.53	20.93
维吾尔	Uygur	16.34	16.53	16.83	16.87	17.15	17.30
彝	Yi	19.35	19.49	19.68	19.08	19.77	20.27
苗	Miao	19.60	19.96	19.68	20.11	20.48	21.28
满	Man	18.96	19.73	20.32	20.53	22.33	22.46

三、各民族妇女的总和生育率

总和生育率随年份的推移表现出下降的趋势。不同时期都以维吾尔族的总和生育率为高,满族和汉族的生育率较低(表 1-3)。

表 1-3 中国各民族 1976~1988 年的总和生育率变化

Table 1-3 The total fertility rate of Chinese major Nationalities in 1976~1988

年份	汉	壮	回	维吾尔	彝	苗	满
Year	Han	Zhuang	Hui	Uygur	Yi	Miao	Man
1976	3.05	4.74	3.79	6.70	6.75	7.18	2.62
1977	2.61	4.06	3.45	4.90	5.39	5.84	2.39
1978	2.52	4.16	3.55	5.91	5.16	5.88	2.63
1979	2.65	4.32	3.46	5.28	5.63	6.50	2.76

续表 1-3

年份	汉	壮	回	维吾尔	彝	苗	满
1980	2.08	3.95	3.12	5.29	4.51	5.35	2.44
1981	2.62	4.33	3.22	5.97	5.14	6.90	2.66
1982	2.60	4.45	3.80	6.13	5.71	6.56	2.77
1983	2.19	3.41	2.96	5.70	4.41	5.97	2.01
1984	2.05	3.86	2.76	6.10	4.38	5.25	1.97
1985	1.97	3.75	2.58	5.47	4.01	4.62	2.01
1986	2.12	3.33	2.88	5.37	3.70	5.12	2.49
1987	2.37	3.60	3.00	5.32	4.22	5.60	2.44
1988	1.88	2.20	2.43	6.17	2.99	4.24	2.18

四、各民族妇女的总和人工流产率

总和人工流产率随年份的推进不同民族都表现出不规则的上升趋势。不同的年份都以维吾尔族的总和人工流产率最低,彝族略高于维吾尔族。总和人工流产率在 0.3 以下的为低人工流产率,0.3~0.4 为中人工流产率,0.4 以上为高人工流产率。1976 年,维吾尔族和彝族是低人工流产率,壮族、苗族和满族是中人工流产率,仅汉族和回族是高人工流产率。1988 年除维吾尔族仍是低人工流产率外,其他 6 个民族都是高人工流产率。壮族总和人工流产率上升最快,1988 年已居各民族之首(表 1-4)。

表 1-4 中国各民族 1976~1988 年的总和人工流产率变化

Table 1-4 The total induced abortion rate of Chinese major Nationalities in 1976~1988

年份 Year	汉 Han	壮 Zhuang	回 Hui	维吾尔 Uygur	彝 Yi	苗 Miao	满 Man
1976	0.47	0.36	0.50	0.11	0.17	0.33	0.20
1977	0.38	0.42	0.39	0.13	0.19	0.32	0.28
1978	0.42	0.40	0.51	0.23	0.32	0.39	0.28
1979	0.50	0.44	0.40	0.13	0.33	0.43	0.30
1980	0.54	0.46	0.48	0.12	0.36	0.44	0.41
1981	0.52	0.49	0.66	0.17	0.29	0.45	0.30
1982	0.67	0.56	0.66	0.18	0.32	0.69	0.39
1983	0.68	0.55	0.72	0.19	0.48	0.64	0.52
1984	0.63	0.47	0.56	0.19	0.32	0.53	0.54
1985	0.59	0.44	0.55	0.17	0.31	0.45	0.52
1986	0.71	0.59	0.63	0.24	0.34	0.59	0.56
1987	0.73	0.52	0.75	0.27	0.62	0.60	0.57
1988	0.65	0.83	0.60	0.26	0.59	0.76	0.59

五、不同年龄妇女的自然流产率

各民族妇女的自然流产率与年龄之间的关系均呈“U”形,大多以 25~29 岁组最低,19 岁以下和 35 岁以上组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自然流产率的峰值与最低值相比,以维吾尔族相差最大,为 6.71‰;满族相差最小,不足 1‰。不同民族中以维吾尔族妇女的自然流产率在不同的年龄组都高于其他民族;满族的自然流产率低于其他民族(表 1-5)。

表 1-5 中国各民族不同年龄妇女的自然流产率(‰)

Table 1-5 The spontaneous abortion rate of Chinese major Nationalities by women's age

民 族		≤19	20~24	25~29	30~34	≥35
Nationality						
汉	Han	4.16	3.53	3.36	3.50	4.84
壮	Zhuang	3.61	2.37	2.20	2.27	3.14
回	Hui	3.44	3.58	3.12	3.08	5.53
维吾尔	Uygur	5.18	4.55	5.08	6.31	11.26
彝	Yi	3.72	2.61	2.95	3.14	6.22
苗	Miao	3.39	3.10	2.65	2.95	3.99
满	Man	2.92	2.40	1.96	2.18	2.00

六、不同年代的婴儿母乳喂养率

各民族 70 年代以前的母乳喂养率呈上升趋势,进入 80 年代后下降。4 个月婴儿母乳喂养率以壮族最高,维吾尔族最低;1 年婴儿母乳喂养率以彝族最高,壮族最低(表 1-6)。

表 1-6 中国各民族不同年代出生婴儿的母乳喂养率(%)

Table 1-6 The breastfeeding rate (BR) of Chinese major Nationalities by infants' birth cohorts

民 族		4 个月 母 乳 喂 养 率					1 年 母 乳 喂 养 率				
		BR at the fourth month					BR at the 12th month				
		≤60's	60's	70's	80's	总计	≤60's	60's	70's	80's	总计
Nationality						total					total
汉	Han	86.72	89.80	91.79	86.67	89.37	50.57	51.67	57.40	46.94	52.32
壮	Zhuang	86.05	92.48	95.59	92.40	93.88	41.23	40.00	42.23	37.62	40.09
回	Hui	86.08	88.31	89.50	84.56	87.45	51.37	50.97	56.46	48.31	52.15
维吾尔	Uygur	81.24	85.78	88.13	82.19	84.93	48.04	53.87	57.79	50.80	53.70
彝	Yi	85.59	89.53	91.83	88.94	90.00	56.06	61.73	67.43	59.24	62.85
苗	Miao	79.24	87.37	90.36	85.36	87.40	45.60	46.88	48.69	42.54	46.18
满	Man	90.03	90.48	91.91	88.15	90.16	48.14	51.36	60.16	54.82	54.73

七、各民族不同年份的婴儿死亡率

婴儿死亡率以维吾尔族最高,彝族其次,满族最低(表 1-7)。随出生年份的推进,婴儿死亡率在各民族均表现为下降趋势,但壮族的婴儿死亡率在 80 年代后略高于 70 年代;男婴的死亡率略高于女婴,这与其他国家的调查一致。

八、不同民族避孕措施的现用率及构成

在调查时点,各民族中以维吾尔族妇女的节育率最低,不足 15%;满族妇女的节育率最高,其次是汉族,分别为 76.15% 和 72.83%。各种节育措施中,使用最广泛的是 IUD,壮族妇女使用 IUD 的比例为 66.87%,高于其他民族;满族、汉族和回族女性绝育的比例较高,40% 左右。维吾尔族妇女服用口服药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民族,为 22.19%(表 1-8)。

表 1-7 中国各民族不同年份的婴儿死亡率(‰)

Table 1-7 The infant mortality of Chinese major Nationalities by year

民 族 Nationality		男 婴 Boy				女 婴 Girl				总 计 Total				合 计
		1960	1960~1969	1970~1979	≥1980	<1960	1960~1969	1970~1979	≥1980	<1960	1960~1969	1970~1979	≥1980	
汉	Han	102.5	52.2	34.7	25.5	88.7	48.8	30.0	24.3	95.7	50.5	32.4	25.0	42.1
壮	Zhuang	106.7	59.7	35.1	36.3	108.0	52.7	35.9	36.0	107.3	56.4	35.5	36.2	43.8
回	Hui	110.7	55.9	51.1	33.2	102.7	44.0	37.8	28.9	106.7	50.3	44.5	31.1	49.1
维吾尔	Uygur	221.5	156.8	108.2	111.6	199.7	135.6	113.4	92.1	210.6	146.4	110.7	101.9	121.5
彝	Yi	262.8	131.9	88.3	82.1	150.7	97.6	60.4	42.5	206.8	115.3	74.5	62.9	91.7
苗	Miao	209.1	121.1	70.9	64.0	249.9	103.6	74.9	61.1	228.2	112.4	72.8	62.6	90.8
满	Man	74.6	34.9	20.8	13.6	55.6	35.2	15.4	11.5	65.5	35.1	18.1	12.6	26.9

表 1-8 中国各民族避孕措施的现用率和构成情况

Table 1-8 Contraceptive prevalence rates and proportion of methods in major Chinese Nationalities

民 族 Nationality		调查例数 现用率(%)		避孕措施(%)					
		No.	Prevalence Rate	Contraceptive Method					
				男绝 M. S.	女绝 F. S.	IUD	口服药 Pill	避孕套 Condom	其他 Others
汉	Han	37224	72.83	11.06	38.92	40.75	4.68	2.67	1.92
壮	Zhuang	5157	56.69	6.17	11.87	66.87	9.42	1.15	4.52
回	Hui	3271	61.81	1.73	37.73	39.78	11.71	6.10	2.97
维吾尔	Uygur	2518	14.57	3.28	14.21	43.26	22.19	1.94	15.12
彝	Yi	2252	46.26	19.19	26.15	43.27	9.76	0.21	1.43
苗	Miao	2390	54.10	25.20	23.55	43.54	5.27	0.61	1.84
满	Man	4386	76.15	0.37	42.30	48.84	4.28	3.02	1.19

九、各民族妇女的未避孕原因

维吾尔族妇女的未避孕率最高,为 76.93%;汉族和满族妇女的未避孕率较低,仅 25% 左右。未避孕原因中,除维吾尔族外,各民族都以现孕、哺乳、绝经和计划待孕为主要原因,其中以哺乳为最常见原因,非计划待孕所占比例极小,7% 以下。维吾尔族妇女非计划待孕是未避孕的最主要原因,占 29.28%,其次是哺乳(表 1-9)。

十、各民族不同结婚年代妇女的不孕率

维吾尔族妇女的不孕率最高,达 39.3%;其次是彝族(20.8%)。其他民族妇女的不孕率在 10% 左右及以下(表 1-10)。维吾尔族妇女的不孕率随妇女结婚年代的推进而下降,其他民族在 80 年代前为下降趋势,80 年代后不孕率又有上升。

表 1-9 中国各民族妇女未避孕原因(%)

Table 1-9 Percentage and distribution (%) of the reasons not using contraceptives among women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in China

民 族 Nationality	调查人数 No.	未避孕率(%)	现孕	哺乳	有病	绝经	计划待孕	非计划待孕	其他
		Rate of non-users	Being pregnant	lactation	illness	menopause	Planned pregnancy	unplanned pregnancy	
汉 Han	37224	26.11	18.61	19.55	8.13	16.78	15.78	5.34	15.81
壮 Zhuang	5157	41.69	13.31	23.04	6.52	12.64	14.49	5.88	24.12
回 Hui	3271	36.13	18.28	21.40	8.61	10.96	19.63	6.49	14.63
维吾尔 Uyghur	2518	76.93	10.39	21.17	6.98	6.06	0.39	29.28	25.73
彝 Yi	2252	51.64	14.76	24.31	6.43	11.89	14.91	5.39	22.31
苗 Miao	2390	44.39	10.51	22.85	4.76	13.89	14.38	7.88	25.73
满 Man	4386	22.85	22.23	22.87	6.47	17.13	17.90	1.82	11.58

表 1-10 各民族不同初婚年代的不孕率(%)

Table 1-10 Sterility rate (S.R.) in Chinese major Nationality by marriage year

民 族 Nationality	≤1949	1950~1959	1960~1969	1970~1979	1980~1986	合计 Total
汉 Han	29.3	12.1	3.2	2.4	4.6	5.2
壮 Zhuang	41.9	26.6	9.6	6.1	8.1	10.7
回 Hui	36.9	13.7	4.4	4.6	6.8	7.6
维吾尔 Uyghur	61.4	53.7	39.1	34.9	31.7	39.3
彝 Yi	61.1	37.8	13.2	11.5	23.2	20.8
苗 Miao	47.0	15.4	5.5	6.0	8.7	9.2
满 Man	26.4	18.0	3.9	2.4	4.4	5.8

十一、不同民族的出生性别比

80年代前,各民族的出生性别比基本在正常范围内,满族、汉族和壮族1980~1988年的出生性别比达110以上,高于正常值(表1-11)。各民族的出生性别比随胎次的增加大致表现为上升趋势,第一胎的出生性别比大部分都在正常范围内,除维吾尔族和回族外,第三胎及以上的出生性别比明显高于正常值。维吾尔族的出生性别比无论分年代或胎次,都在正常范围内。

表 1-11 中国各民族不同年代的出生性别比及1980~1988年间不同胎次的出生性别比

Table 1-11 Sex ratios at birth in Chinese major Nationalities by year, and by parity in 1980~1988

民 族 Nationality	≤1969	1970~1979	1970~1979			
			合计 total	第一胎 para 1	第二胎 para 2	第三胎及以上 para 3 and higher
汉 Han	105.5	106.2	111.7	106.0	113.2	123.7
壮 Zhuang	109.6	103.6	110.3	107.0	108.0	115.2
回 Hui	110.0	100.8	105.2	100.6	110.8	107.5
维吾尔 Uyghur	104.0	106.3	102.0	103.2	98.6	102.8
彝 Yi	104.3	104.1	107.1	103.8	103.9	112.4
苗 Miao	104.7	111.8	104.5	95.4	104.1	114.5
满 Man	105.4	101.3	114.3	108.1	126.4	115.7

讨 论

初婚年龄对初育年龄和生育率均产生影响。高教育程度的妇女、城市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高^[4]。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晚婚晚育政策的实施,各民族的平均初婚年龄都表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维吾尔族的平均初婚年龄低,上升幅度小,反映了维吾尔族的早婚现象严重,这与伊斯兰教教义中提倡早婚有关^[1]。同属伊斯兰教的回族在1930~1934出生队列的平均初婚年龄也低(仅次于维吾尔族),但其上升速度较快,1955~1959队列时已高于彝族,这与回族的汉化程度高、人口的文化程度高及回族的城市化现象强有关^[1]。另外,初婚年龄与传统习惯有关,不同民族约定俗成的成人年龄有高有低,一般在成人仪式举行后即可自由结婚。

妇女的月经初潮年龄受遗传、经济、营养状况和地理气候的影响,反映了妇女的成熟期早晚。月经初潮年龄越高,初婚年龄越高,初育年龄越高,母乳喂养时间越长,产后闭经期也越长^[4]。维吾尔族妇女的月经初潮年龄低,表明维吾尔族妇女成熟得早,同时维吾尔族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低,以致维吾尔族妇女的终身生育期长。

自然流产率反映了育龄妇女的生殖能力及生殖健康水平。适当推迟怀孕年龄,则自然流产率较低。这与生育年龄小,生殖系统未发育完善,易发生自然流产有关;随年龄及怀孕次数的增加,生殖功能的衰退,自然流产率增加;高文化程度和城市妇女的自然流产率高^[4]。各民族中不同的生育年龄都以维吾尔族的自然流产率最高,这与维吾尔族妇女的早婚、早育及多产有关,同时也可能与维吾尔族妇女的游牧生活方式有关。不同民族居住于不同的地区,医疗条件不一,妊娠期的保健情况各异,并且存在着不同的风俗习惯影响妇女在妊娠期的劳动和饮食起居。

节育率反映了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与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程度,受宗教和传统观念的影响。妇女的文化程度越高,节育率也越高^[5]。尼泊尔的研究表明,节育知识与节育的接受及续用率呈正相关^[7]。维吾尔族妇女的节育率低,男女绝育的比例较低,与伊斯兰教的鼓励生育、穆斯林妇女在接受避孕措施时有思想顾虑有关^[1]。不同民族中第一产后妇女的避孕率以维吾尔族最低;口服药在维吾尔族妇女中的使用比例高(仅次于宫内节育器),停用率也高于其他民族;非计划待孕是维吾尔族妇女的主要未避孕原因,这些都反映了维吾尔族妇女较高的生育意愿。维吾尔族不同胎次的出生性别比值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传统的生男生女、传宗接代的观念对育龄妇女的节育率有一定的影响。

人工流产是节育失败或计划外怀孕的补救措施,对控制人口出生率起重要作用。人工流产率受不同地区的人工流产政策影响,反映了节育措施的应用和效果变化。有资料表明妇女的文化程度高,人工流产率也高^[7]。维吾尔族妇女的人工流产率低于其他民族,与其所信仰的伊斯兰教鼓励生育有关。逐年增高的人工流产率反映了人们生育意愿的下降,同时也提醒我们,改善节育措施,使其不仅有效而且易于为人们接受乃是避免意外妊娠降低人工流产率的关键。

母乳喂养有利于母婴健康,哺乳期闭经延长了生育间隔,有利于人口数量的控制。母乳喂养率与母亲的文化程度成正比;婴儿的产次越高,母乳喂养率越低。出生6个月后的母乳喂养与否对婴儿的存活最为重要^[7]。维吾尔族的婴儿死亡率高于其他民族,与维吾尔族婴

儿的4个月母乳喂养率低有关,同时也受维吾尔族妇女的多育、密育影响。满族婴儿的死亡率低,与其相对较高的母乳喂养率有关。此外,满族妇女的文化水平高于其他少数民族^[1],文化水平高,相对的医学知识多,婴儿保健好,婴儿死亡自然少。少数民族近亲通婚多,也会造成较高的婴儿死亡率。另外,婴儿死亡率也与不同民族各自的遗传体质及居住地的地理气候条件有关。

人们对性别的偏好,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近年来的出生性别比增加且超出正常值,并表现出随胎次的增加而明显增加。但由于伊斯兰教鼓励生育,人工流产率低,因而性别选择的机会下降,以致维吾尔族的出生性别比随胎次增加仍保持在正常值范围内,另外维吾尔族妇女较高的平均生育数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出生性别比能维持在正常值水平。

不孕是一种生殖现象,在人群中有一定的发病率。1950年以来各民族妇女的不孕率大致表现为逐年下降的趋势,且多数民族不孕率的下降幅度较快(除维吾尔族和彝族外,基本都在10%以下),反映生殖健康的服务工作开展得好。维吾尔族妇女的不孕率远高于其他民族,表明其生殖健康的保健工作亟待进一步加强。

生育率受到生物学、行为学、婚姻及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月经初潮年龄晚,生育率低;平均初婚年龄高,生育率低;人工流产率及自然流产率高,生育率低;节育率高,生育率低^[2,3];母乳喂养时间长,生育率低;妇女文化程度高,生育率低;妇女从事社会活动多,生育率低;传宗接代的观念弱,生育率低;不同民族的不同风俗习惯对生育率产生的影响不同,“不落夫家”和“走访婚”现象降低生育率。大多少数民族的婚姻自由,离婚和再婚比例高,生育率高^[1]。维吾尔族妇女的月经初潮年龄早,妇女成熟早,早婚早育现象严重;节育率低,人工流产率也低;母乳喂养时间短,并且一样的母乳喂养时间里,哺乳期的闭经时间也较其他少数民族短^[7],均助长了生育率的升高。伊斯兰教鼓励生育,并且维吾尔族的自然流产率和婴儿死亡率也高,客观上刺激了生育,使得其总和生育率高于其他民族。但维吾尔族历年来的自然增长速度并不高,可能与其较高的婴儿死亡率有关。

妇女的文化程度越高,平均初婚年龄越高,人工流产率越高,节育率越高,母乳时间越长,婴儿死亡率越低,生育意愿和终身生育孩次也低,从而生育率低。同为伊斯兰教的回族和维吾尔族,前者的平均初婚年龄、人工流产率、婴儿死亡率低于后者,而母乳喂养时间和节育率高于后者,这与回族育龄妇女的文化程度高关系密切。不同民族中,满族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最高,满族的节育率高于其他民族,婴儿死亡率、自然流产率、总和生育率低于其他民族。彝族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最低,彝族的平均初婚年龄、节育率仅高于维吾尔族,比其他民族低;总和人工流产率、婴儿死亡率高于其他民族,略低于维吾尔族;但其总和生育率并不高,与彝族妇女的生育意愿、传统婚姻制度(“不落夫家”)有关;另外彝族妇女的月经初潮年龄较晚,虽早婚,但不一定早育。提示计划生育工作不能单纯地放在控制人口数量上,提高人口质量(包括文化素质)更为重要,既有助于妇女儿童的健康,又有利于人口数量的降低。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是增强少数民族的生殖健康的根本因素之一。

不同的少数民族有其不同的历史背景、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苗族和彝族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苗族和彝族流行姑舅表兄妹间的近亲结婚,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这两个民族的婴儿死亡率高^[10,11]。彝族妇女的地位较低,15、17岁时举行“换裙仪式”后即有婚恋的自由,

并且彝族存在“公房制”(村寨旁的公房供青年男女居住,以便自由择偶)的传统,这可能是彝族妇女平均初婚年龄较低的原因^[8]。维吾尔族主要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所信仰的伊斯兰教教义提倡早婚,鼓励生育,认为生男生女都是真主的意思,导致了维吾尔族妇女的总和生育率高于其他民族。穆斯林妇女认为节育是违背真主的前定,会失掉信仰,并且认为带避孕环,死后不能进入天国,因此其节育率非常低^[1]。同样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是各民族中散居全国分布最广的民族,因为长期与汉族杂居(尤其是散居人口),与汉族通婚较多,且文化水平较高,经济社会生活较发达,这可能是回族的节育率高于维吾尔族、总和生育率低于维吾尔族的重要原因。满族主要居住在东北三省,不论男女,自幼便善于骑射^[9],说明满族妇女的体质较强,可能是满族婴儿死亡率和自然流产率最低的原因之一。

(高尔生 杨娟)

参 考 文 献

1. 张天路. 民族人口学. 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89.
2. 高尔生, 医学人口学. 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3.
3. 高尔生, 等. 计划生育统计与评价. 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2.
4. 常崇煊. 中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北京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3.
5. 邱淑华, 等. 避孕方法使用动力学——中国农村现场调查报告. 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1994.
6. 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 中国人口资料手册(1990).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7. Shanghai Institute of Planned Parenthood Research. The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reproductive health. Shanghai, China, 1994.
8. 包尔汉.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9. 蓝鸿恩. 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 北京:学苑出版社,1990.
10. 俞顶贤. 中国各民族婚俗. 吉林: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8.
11. 严汝娴. 中国少数民族婚姻家庭.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6.

General Status of Reproductive Health in Chines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ABSTRACT Data of "2 per thousand Sampling Survey of Fertility and Contraceptive in China in 1988"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reproductive health status of minority women in China, including Zhuang, Hui, Uygur, Yi, Miao and Man. The mean age at first marriage for Uygur was lower than that for others, less than 18 years old in all birth cohorts. The total induced abortion rate for Uygur was also the lowest, only 0.26 in 1988. For Uygur the spontaneous abortion rates and the infant mortality rates were the highest, while those of Man were the lowest. The menarche age of Uygur and Hui women was lower. Compared with those in other nationalities, the proportion of the four-month-old infants who had been breast-fed was

higher in Zhuang and lower in Uygur. Uygur had the lowest contraceptive prevalence rate (less than 15%), and 'waiting for the unplanned pregnancy' was reported as the main reason for not using contraceptive (29.28%). Uygur had the highest total fertility rate. In Man and Han the contraceptive use rate was the highest, more than 70%; the total fertility rate in Han and Man in 1988 was the lowest, only 1.88 and 2.18 respectively. The highest sterility rate was found in Uygur. The sex ratios at birth went up with the increase of parity. The ratios of para 3 and higher wa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e upper limit of normal value except in Uygur. Religion, geographic environment, traditional customs and culture background result in the difference of reproductive health status among nationalities.

KEYWORDS Minority nationalities, Reproductive health

(Gao Ersheng Yang Juan)

第2章 中国少数民族生育率

1. 中国主要少数民族的平均初婚年龄分析

摘要 根据“1988年全国2‰生育节育抽样”资料对中国7个少数民族（壮族、回族、维吾尔族、彝族、满族、苗族和土家族）的平均初婚年龄进行分析。

60年代前出生的妇女，随出生年份的推进，平均初婚年龄在各民族皆呈上升趋势。除彝族和苗族外，其他民族初婚年龄的增长在40年代后期（1945~1949年）至50年代前期（1950~1954年）出生的妇女之间最为突出。1945~1949组与1955~1959组相比，汉族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上升多，10年之间推迟了2岁以上；维吾尔族妇女平均初婚年龄的上升幅度上升极小，10年间仅提高0.43岁。从结婚年份来看，80年代以前各民族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随年份而不断推迟，进入80年代以后，仅维吾尔族仍持续上升。但1985~1988年间维吾尔族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仍不满19岁。城市、高教育程度、干部职业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高。回族城乡差别高于其他民族（3.29岁）。多元统计分析显示土家族工人的初婚年龄最高，其他民族工人的初婚年龄高于农民，而干部又高于工人。各民族16岁以后初潮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基本表现为随着初潮年龄的推迟而推迟。汉族和回族妇女初婚年龄随初潮年龄的变化呈“U”字型。各民族妇女的初婚初育间隔随着平均初婚年龄的推迟而缩短。

关键词 初婚年龄；少数民族

平均初婚年龄是人口婚姻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结婚意味着生育的开始，所以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初育年龄的早晚。早婚早育不利于母婴的健康。平均初婚年龄反映了一个地区生殖健康的状况，也是评价计划生育的指标之一。不同民族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影响，平均初婚年龄存在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各民族生殖健康状况的差异。通过不同民族初婚年龄的分析，评价不同民族计划生育工作的实施情况，可为进一步搞好计划生育工作，改善各民族的生殖健康状况提供建议。

资料来源及方法

应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1988年在全国范围内（除台湾省）进行的“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资料，其中汉族为10%的再次随机抽样。研究对象是15~57岁（出生于1930年7月~1973年6月）的已婚妇女。考虑到结果的稳定性，只对抽样后样本数达2000名以上的前7个民族进行分析。用SAS软件包，在VAX II计算机上进行统计处理。应用多元线性模型对可能影响平均初婚年龄的因素作多因素分析。

本文的平均初婚年龄为所有已婚妇女的累计初婚年龄之和除以已婚妇女人数。

$$\text{平均初婚年龄} = \frac{\sum \text{已婚妇女初婚年龄}}{\text{已婚妇女人数}}$$

结 果

一、平均初婚年龄及其城乡差异

各民族中以壮族和满族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较高,分别为 21.31 岁和 21.17 岁;维吾尔族和彝族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较低,不足 20 岁,尤其是维吾尔族妇女,仅为 17.10 岁;其余各民族均在 20~21 岁之间。各民族城市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均高于农村。城市、农村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都以维吾尔族最低,不到 20 岁。汉族城市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最晚,达 22.71 岁;壮族农村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高,为 21.18 岁(图 2-1-1)。城乡之间平均初婚年龄的差别以壮族、维吾尔族较小,不足 1.5 岁;回族城乡之间的差别最大,为 3.29 岁,其次是汉族(2.25 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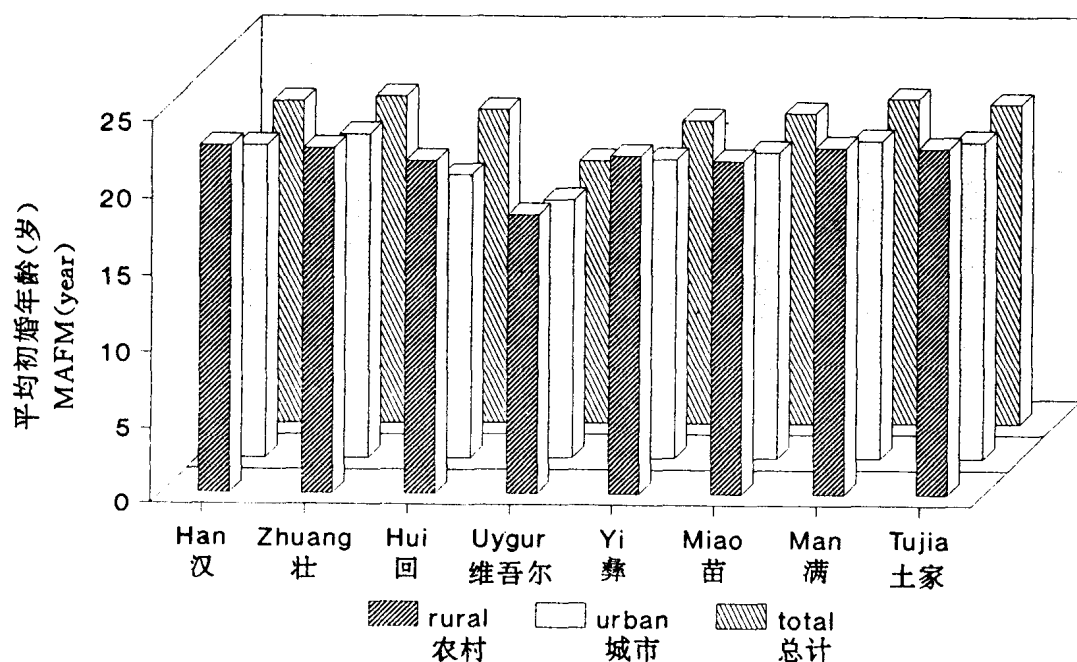


图 2-1-1 中国主要民族城乡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

Figure 2-1-1 The mean age at the first marriage (MAFM) for women of Chinese major Nationalities in rural and urban areas

二、不同年份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

80 年代以前各民族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随年份不断提高,进入 80 年代以后,多数民族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略有下降,维吾尔族仍持续上升。但即使到了 80 年代后期(1985~1988 年)维吾尔族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仍不满 19 岁(表 2-1-1)。

三、不同文化程度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

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随文化程度的上升而推迟的趋势十分明显,各民族表现一致(图 2-1-2)。文盲、小学文化程度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以壮族为最高(文盲 21.05 岁,小学 21.18 岁);初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在回族中最高(初中 22.36 岁,高